

邻里之间



常言道，远亲不如近邻。我们楼上楼下几户邻居相处得可谓温馨融洽，平常互帮互助，俨然是一个大家庭。

六楼的嫂子是个医生，说话温柔，待人热情。我的儿子很是调皮，摔着碰着是常事，每次都会找嫂子帮忙清理、包扎。有时家里老人生病了，下楼打针不方便，也会麻烦嫂子过来帮忙。嫂子每次都是笑呵呵的，不厌其烦。

有一次，我和爱人在外面办事，六楼的嫂子打来电话，说保险门的钥匙丢了，没法进屋，问我们该怎么办。爱人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拿了工具帮忙把锁给撬开了。六楼的大哥常年不在家，

麦穗弯头笑，芒种时节到。

护麦防火大军浩浩荡荡奔赴前线，我负责康屯村。

三夏大忙，防火为重，一根小烟头，一年汗水要白流……我滔滔不绝。

咱村今年没事！康大宝村长拍着胸脯。

凡事不能掉以轻心，虽说你有群众基础，但大意容易失荆州！我有些不满，秸秆禁烧顽疾谁有好的办法！

康大宝蹲在一旁吧唧几口烟。

我说你像个干部吗，还带头吸烟！我上前把他的烟掐了。我可丑话说在前，咱村出现一把火，先免我的职，但在免我之前，老康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我先撤了你！

年年禁，年年烧，责任都推给我们基层老百姓，我现在就辞职算了！康大宝犟脾气上来八头牛难拉回。

大宝，你开始不是说咱村没事吗？那要等淘气回来。康大宝还在气



平时嫂子家的水管啊、灯啊啥的坏了，也都是我爱人帮忙修理更换，随叫随到。

楼上楼下的，彼此帮个忙，最方便。

上周的一个晚上，二楼的大哥回家后发现天花板漏水，原来是刚搬来的三楼邻居忘记关水龙头了，而这时两口子做生意还没回来。因为没有他家的电话，二楼的大哥就骑着车子出去找。回来时，三楼和二楼都已经是“水漫金山”。一看这情况，邻居们就都把家里的工具拿了出来，扫的扫，吸的吸，擦的擦，有的帮二楼，有的帮三楼，没有过多的话语，只有忙碌的身影。很快地板上的水就被大家清理干净了。虽然都累得直不起腰了，但谁都没有说什么，反而开开心心的，好像共同打了一场胜仗。

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自从三楼的邻居搬来后，楼道里更干净了——勤劳的夫妻俩经常主动帮大家打扫楼道呢！

对门住着一位老人，我在家里做了好吃的，总会端过去一碗，让她也尝尝。她高兴，我更高兴。她呢，没事时也喜欢到我家串串门唠唠嗑，顺便帮我们择择菜、逗逗孩子。

这就是我的邻居们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！

(刘桂霞 市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)

头上。

我不也是为咱村服务嘛！毕竟上级有政策，有了火情对谁都不好，是不？

我这气也不是冲着你来的，这有很多事说不清……

收割机在地里轰隆时，淘气回来了，还带着个大机器。

康屯村沸腾了，大家纷纷来到康大宝家排队领纸条。

我说你不下地防火，这是唱的哪出戏呀？

咱村今年没火情。康大宝笑嘻嘻地说。

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防火抓关键。秸秆过去一身宝，做饭、沤肥料，现在家家都烧气，它成了废物。东区新建个造纸厂，淘气和纸厂签了协议，买台打捆机，按纸条先后去田里打捆，每捆付给农户一元钱，三方受益。秸秆处理了，还防啥火！

(江艳 商水县财政局)

记忆里的月光

城市里是没有月光的。

不信？你瞧，天色刚

一暗，敬业的路灯就上了

岗，初时昏黄，夜色愈深，灯

光就愈明亮。这边路灯刚上岗，那边千家万户的灯、商场的灯、店铺的灯纷纷亮了起来，把整个城市照得亮如白昼。抬头看，只看到黑黑的天幕上一轮淡淡的月亮。静谧的月光就像一个害羞胆怯的小姑娘，被嘈杂的声音和刺眼的亮光逼得藏了起来。月光，在城市是消失了的。

这不免让我想念起乡下的月光来。

乡下的月光多了几分俏皮，少了些拘束。水银似的月光从空中倾泻下来，整个世界都像镀了一层淡淡的银光。月光偷偷地穿过窗棂，在你熟睡的脸上轻轻地跳舞，当你觉得脸有些发痒，用手

指去挠的时候，它又调皮地躲起来让你找不着。你有些懊恼的时候，它一定在旁边捂着嘴偷笑吧？月光照着路边的杨柳，地面上就洒下斑驳的月影。一阵微风吹来，连地上的月影都跳起了轻柔的舞。

院子里年轻的阿妈搂着

幼小的婴儿，嘴里轻轻哼着“月光光亮堂堂……”草丛里的纺织娘悄悄地收了声，就连不远处池塘里的青蛙也识趣地闭上了呱呱叫的嘴巴，怕惊扰了婴儿的美梦。

还记得年幼时，夜里不舍得点煤油灯，奶奶就借着亮堂堂的月光纺棉花。古老而笨拙的木制纺车摆放在庭院中央，奶奶坐在一个用玉米皮编织的蒲团上。她右手摇着吱吱作响的纺车，左手捉着棉花不停地抽放，不一会儿，长长的棉线就飞到纺车上。在纺棉花的间隙，奶奶有时会给我们姐妹几个讲民间故事。有时候是“半截缸”，有时候是“秃尾巴老李”，有时候也讲牛郎和织女。赶上有月食的时候，奶奶就给我们讲“天狗吃月亮”。那时，我们仿佛是浸泡在牛奶般的月光里，至今回忆起来，都能闻到甜甜的香味。

如今，曾经一块儿嬉闹的兄弟姊妹已经四海为家，父母已年迈，再不会有月光在月下给我们讲鬼怪故事了。而我，站在窗前，看得到外面的车水马龙，寻不到记忆里的月光。披衣出门，曾照亮我童年的月亮，承载着我淡淡乡愁的月亮，那轮充满诗意的月亮，在这吵闹繁芜的城市里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了。

出户独彷徨，愁思当告谁？
(郭元元 淮阳县新站镇雷草楼小学)

禁 烧

头上。

我不也是为咱村服务嘛！毕竟上级有政策，有了火情对谁都不好，是不？

我这气也不是冲着你来的，这有很多事说不清……

收割机在地里轰隆时，淘气回来了，还带着个大机器。

康屯村沸腾了，大家纷纷来到康大宝家排队领纸条。

我说你不下地防火，这是唱的哪出戏呀？

咱村今年没火情。康大宝笑嘻嘻地说。

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防火抓关键。秸秆过去一身宝，做饭、沤肥料，现在家家都烧气，它成了废物。东区新建个造纸厂，淘气和纸厂签了协议，买台打捆机，按纸条先后去田里打捆，每捆付给农户一元钱，三方受益。秸秆处理了，还防啥火！

(江艳 商水县财政局)

相依相伴

黄昏，红霞满天，我正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

横过铁路时，一对老夫妇蹒跚着沿铁路向我走来。老伯一头银发，布满皱纹的脸上却是愉快的表情。他穿着一套老式西服，虽不太合身，但干净整洁，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朵鲜艳的红玫瑰。阿姨穿着一套已经过时的淡蓝色衣服，布满沧桑的脸上同样满是幸福。她右手拄着拐杖，和老伯慢慢同行。

经过他们身边，听见老伯轻声说：“树仍在，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环境好多了，和以前相比，真可用‘天翻地覆’这个成语来形容。”

“就是那一棵？”阿姨的声调因激动而有些颤抖。

“是的，就是那一棵。”

“要是我还能看见这棵树，该多好啊！”

“你不要这么说，都快四十年了，我说你听，用心感受也是一样的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位阿姨双目失明。

我好奇地回头望去，那是路旁的一棵老槐树。尽管树的一侧枝丫因建铁路被砍掉，但另一边枝叶仍是生机勃勃。郁郁葱葱的枝叶在晚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，像是在迎接老朋友的到来。其实，这只是一棵平凡的老槐树，但对他们来说，却意义重大，这可能就是他们当年初次相遇的地方，或是昔



日海誓山盟的见证。

老伯扶着阿姨站在树下，取下胸前那朵玫瑰，轻轻地插在她耳旁，并脱下旧西装，披在她身上，眼里满是温柔。阿姨的脸上仿佛有了红晕，羞怯地侧着头靠在老伯的臂膀上。那耳鬓厮磨的画面，让年轻人看了都羡慕。而那朵美丽的玫瑰花在夕阳的照射下、在白发的映衬下，显得鲜艳夺目。

我怕破坏这温馨的画面，连忙掉头绕道，轻松地朝家走去。

(王银华 商水北极星学校)